

2017 武漢營心得

林牧之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這次參加兩岸歷史研習營的荊楚文化營，原本的想要參與的動機，一方面有自己研究上的需要，想要通過這樣的行程，增加自己對於地方史的視野與方法，以至於對於荊楚文化的理解。再一方面其實也想要藉由這個機會，與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有所交流。從最後的收穫來看，其實也大部分都有達到我預先的期望，有些部分甚至是遠超過我當初的設想。或者是說，雖然大概預料到可能會有哪方面的收穫，比如說關於思想史的進路、古代荊楚文化的開展，亦或是實際田野上的工作等等。但想像歸想像，真正去實際操作的時候，其中所獲得的知識激蕩所給我的感受，又是截然不同的。任何事只有實際去做了，才真正知道其箇中滋味。

在整體行程的安排中，大抵分為講演與田野實做的兩個部分。在講演的部分，各講者以荊楚地域為範圍，分別闡釋在這個空間下各個群體在不同歷史情境與脈絡之下的互動所產生的歷史現象。王汎森老師以兩湖地區的思想活動，討論在明清時期該地區呈現的思想特徵；王明珂老師從盤瓠神話的演變，討論中原民族與當時邊疆民族之間的關係；胡曉真老師通過文人的旅遊，分析其旅行書寫，及其背後的華夷脈絡，也可以和王明珂老師的部分相互參照；鄧淑蘋、余西雲兩位老師分別從玉器形制與出土文化分析在荊楚地域所發生的文化變動；楊國安、鄭振滿兩位老師的講演，展示了實地考察的資料在上升到概念層次時的鋪陳是如何展開的；陳偉老師從楚簡的材料出發，探討當時楚地的宗教概念的組成；最後的李豐楙、劉苑如老師的講演，一方面以中古的材料為題，另一方面卻也結合了實際的田野資料，說明了中國歷代的政治權力往往需從宗教層面獲得其正當性來源。上述的講演，雖然主題、材料、取徑、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而在地域這一點上仍有其共通之處。亦即，這些講演主題所展示的，正是呈現出在這樣的一個地域空間之上，各種不同的群體互動的結果。各種不同的歷史圖象，也通過了各種研究取徑展現出來。

這次行程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實際的田野走訪考察。這當然不能夠跟真正實際的田野相比，然而通過這些實際的田野經驗，確實也能夠理解何以這樣的工作在這些研究範疇之中是必須的。主要考察的三個地點：鍾祥、襄陽、武當山，其實都是反映了明清時期所留下的種種資料。這些資料主要反映在當時所遺留下來的石刻上，一方面見識到了所謂「麵粉教」的功力，可以在現場讀碑的時候能

夠迅速地掌握到要旨；一方面卻也感受到了在文獻資料以外的各種史料，真的是多如瀚海，難以窮盡。雖然只是一塊碑，上面往往蘊藏了無數的歷史資訊。正如王明珂老師的譬喻一般，每一塊石碑、誌文的背後，都有一片隱藏的景。我們的小組成員從襄陽米公祠，以及在襄陽第二中學所看到的一些碑刻中，梳理了在道光到咸豐年間，襄陽地區的地方官與商人之間，通過水利工程產生了關係。通過這一次的習作，也讓我體會到從史料擷取，並再提出更進一步推論的過程。我們所完成的工作是相當粗淺的，但也開展了過去我並未想像的視野。

而通過這樣的田野習作，也讓我思考著關於田野資料的研究價值。這些單純從田野出來的考察資料，因為訊息的片段，或是在記錄上的偏頗，使得我們在尋找那背後景色之時，不免還是要經過「眾裏尋他千百度」的過程。甚至我們在行動的本身，就有可能產生偏頗的意義，如楊國安老師在課上所指陳他過去在湖北東南地區的田野經驗一般，有可能會被當地人拿來作為現實社會上的政治資源之用。這使得我們在田野上所採集到的訊息，往往更需要經過謹慎處理，才能夠在研究上作為可靠的材料來處理。本次田野所展示的，其實真的還算是相對單純、較為簡單的田野經驗。主要是在田野上把考察到的文字資料，再重新解讀、分析其後的歷史現象，算是一種「體驗式」的田野考察。不過一但真的要投入田野研究，從田野抽取的資料，甚至是田野的對象本身，其實也就表現出自己對於某一問題的預設。鄭振滿老師所說華南學派的「進村找廟」的田野範式，是經過長期田野經驗精鍊的結果。但這種範式在其他地區的適用性，以及通過這種方式擷取材料的解釋效度，都是還需要更縝密地分析。

但無論如何，這次行程對過去一向以文獻資料為主要研究參考的人來說，仍是一次相當寶貴且滿有收穫的經驗。不光是通過這次營隊的講演、實際田野等經驗，開拓另一種研究視野與史料領域，同時在營隊期間，通過與各個師長、學友之間的交流，展開學識上的新思考，以至於人際關係的拓展，都是此次活動所帶給我的難以取代的收穫。十分感謝中研院史語所、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以及蔣經國基金會、宋美齡基金會等的資助，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讓我參與這個活動。